

满山柿红

一篮秋信

□陆萍萍文 周文学摄



开“摘”。

清晨，桂香从窗外漫进。

是那种若有若无、像花又不是花的细碎甜香，飘在风里，落于窗台。“桂花已是上番香，枫叶飘红柿叶黄。”一缕桂香落入鼻尖，我嗅到了秋天的味道。城里的秋藏在桂瓣害羞的暗香里；山野的秋，是短视频中新昌兢山村满树丹红缀满山间的那种热烈与红火。心念一动，驱车两小时，奔赴一场山野柿红之约。

距村口约两公里处，有人善意提醒就近停车，我们秒懂。轻松步行入村，房前屋后，河边路旁，一树树柿子次第红透，像一团团被秋阳焐热的红火炭，缀满枝头。河旁一棵柿树，似小灯笼一个个倒映在水中，河岸两边相机、手机轮番上阵。我靠近树下，只为贴近那一团鲜亮。“自己摘，自己摘！”一位大娘顺手拿起竖靠在屋前的一根原木长杆，边喊边向我走来，指着笔直的木杆让我勾摘柿子。“谢谢！”我微笑着从大娘手中接过杆身带着经年摩挲留下的浅淡磨痕、顶端缠绕着铁钩的筒朴采摘工具，向着树上红柿子开“摘”。“咔嚓”，心领神会的跟拍师把一张难得的摘秋摆拍装进了镜头里。

山村因柿而暖，秋色因人而盛。这座隐匿于山间的古村落，两千余株柿树依山而植，远处深深浅浅的果实红黄相间，层层叠叠的枝头褪去繁叶遮挡，一颗颗像晒透日光的红玛瑙，在秋阳下闪着光亮，映衬着土墙黑瓦的山居院落，铺就一幅天然的山野秋柿图。平日能开车的村道，此时则成了一条闹猛的金令露天市场，道路两旁，农家摊头一字铺开。红彤彤的柿子直撞眼帘，竹筐木盆盛满好物：褐栗、紫薯、黄南瓜、青萝卜；长案方桌上摆放着刚出锅的时鲜吃食：裂着皮的烤红薯，壳微张的糖炒栗子。圆的、方的、长的竹篮，盛着大的、小的、红的、黄的柿子，造型别致、诱人，勾起了我的好奇与少女之心，挑一个，

留个影。还价，我只会嘴上功夫，“你说个价。”我被摊主大哥反将一军。在互相不好意思的友好气氛下，我爽快购得一篮秋红，大哥伸手从大筐里挑了一个大大的甜柿送予我。

满山柿红引客来。今天的兢山村，游人自嗨“人头竟比枝头柿子还要多”，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穿梭古巷村屋，笑语随秋风飘落。这份热闹并不喧闹，反倒让沉静的古村增添了新的活力，这便是秋柿自带的魅力，也是秋天热情应有的本色。“林枫欲老柿将熟，秋在万山深处。”此时此刻，我正穿行在古诗的实景中。

村后步道幽静不失秋色。见有村民在树上采摘熟柿，“怎么卖？”“马上能吃吗？”树下大姐来不及回答我一句接一句的提问，拉下挂在树上的篮子，从中拿出一个熟透的大红柿子，“尝一下！”边说边将柿子递予我。我连连低头致谢，伸手接过红柿。果皮还留着日晒后微微的暖意，带着树叶与山野淡淡的草木气息。指尖顺着裂口慢慢剥开薄皮，细碎柿霜沾在指腹，橙红透亮的果肉袒露出来。还未送到唇边，晒透秋阳的甜香先钻进鼻腔，混着一丝枝头草木清味。果肉软得一触便要塌陷、流汁，轻轻送进嘴里，不用咀嚼，绵润的果瓢就在舌尖化开，蜜甜的汁水缓缓漫开，甜而不腻，带着山间风与日光独有的鲜活，唇齿间久久留着清甜余韵。

我便向大姐买了几枚熟透的大红柿，手提满篮红颗秋，恰如拥有了整个秋天。

到家，竹篮里的柿子还带着山野余温。窗外，桂树依旧飘香。一篮山野柿红，一窗城中桂馥，两份秋味在此相逢。原来我带回的不只是一篮柿子，是整份热烈饱满的山野秋信。

秋日摘板栗

□金荣华 文/摄

“秋山栗熟野风吹，裂壳抛金散地陲”。秋风吹过，沉甸甸的板栗挂满了枝头。我向来偏爱板栗，每每闻到路边糖炒栗子的香气，便不由自主地停下来，总要称上一袋回家。

二舅家栽了几棵板栗树，已有十余年的树龄。知晓我爱吃板栗，每年白露过后，他便会来电邀请我上山采摘，今年也早早捎来了消息。

挑一个秋高气爽的周末，我带着儿子，备上柴刀、蛇皮袋等工具，奔赴栗子山。栗林就在通往余姚梁弄大龙山的小道上，下车步行十余分钟即到。栗子树种在路边有利有弊：采摘方便，但成熟栗苞落地后，若去晚了，很容易被路人捡拾一空。这天我们特意一早动身，山间的空气清新，夹带了丝丝的凉意，整个人都心旷神怡。经一夜秋露浸润，不少栗苞已经撑开尖刺外壳，板栗散落在泥土间。我和儿子围绕在栗树周边细细地搜寻，将一颗颗落地的板栗尽收囊中。

得不到的，总最勾人。头顶四五米高的枝丫上，栗苞格外诱人，好些已经咧开嘴，仿佛在向我们招手。望着满枝栗果，我兴致勃勃地跟儿子说：“爸爸小时候爬树可厉害了，经常上山摘栗子，今天看我拿下它们！”说罢挽起袖子便往树上攀。一试才知道由于长久不爬，现在攀爬格外费力，话已出口，本不想在孩子面前失了面子，可一阵秋风吹过，树干轻轻晃动，我双腿发颤，生怕枝丫断裂，也顾不上面子，小心翼翼爬下树来。

这时儿子灵机一动：“旁边就是毛竹山，我们砍根细毛竹，把栗苞打下来吧。”这个办法不错，我们就马上行动起来，砍来了竹竿。儿子正动手去打，我趁机给他普及物理知识：“还记得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吗？打板栗别太猛，不然枝条反弹，栗子容易砸到头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儿子突然神色一变，丢下竹竿撒腿就往后跑。正当我疑惑之时，只听“噗”的一声，一颗带刺栗苞重重落在我脚边，吓了我一大跳。原来是竹枝柔韧，轻打根本打不下来，儿子一用力，枝条猛地回弹，成熟栗苞径直飞了过来。他见势不妙立刻跑开，真是一场虚惊。

不多时，就装了满满的一蛇皮袋满载而归，我们打算就地尝几颗犒劳自己。儿子望着浑身尖刺的栗苞面露怯意：这东西像小刺猬，怎么吃？我笑着拿起一颗示范：把栗苞放在地上，用脚来回碾踏，尖刺倒伏之后，再用柴刀撬开外层刺壳。一颗莹润饱满的栗子便滚了出来，剥去薄衣送入口中，咔嚓一声，清甜鲜爽在舌尖散开。儿子一连吃了好几颗，直呼过瘾。

板栗风味绝佳，生食和熟食各有妙处。嫩栗脆嫩爽口；风干之后栗衣与果肉自然分离，水分收去几分，滋味愈发甘甜，熟食则糯香粉润。母亲常叮嘱我们：每日吃上五六颗栗子，比吃补品还“有力”呢！的确，板栗对脾胃非常有益。

板栗虽好，却不易存放，露天放置很容易发霉。儿时盼着过年能吃上板栗，几乎是奢望。后来母亲摸索出储存妙招：把板栗煮至半熟，捞出沥干水分，再放入冰箱冷冻。待到过年招待客人时取出，炖一锅板栗烧鸡，果肉糯绵粉润，鲜甜渗入汤汁，既温润养胃，又消解荤腥油腻。来客尝过无不称赞，纷纷向母亲讨教这个保存法子。

一枚小小的板栗，藏着山野秋风，载着童年旧事，丰盈了舌尖上的秋味。摘栗的乐趣，从来不在于收获多少果实，而是和孩子一同走进山间感受秋意，共享这独属于秋日的山野闲趣。



挂满枝头的板栗。



开“苞”。